



星际大战

The War of the Worlds

(英) H.G. 威尔斯 著

丁丁 译

郑晨 插图

海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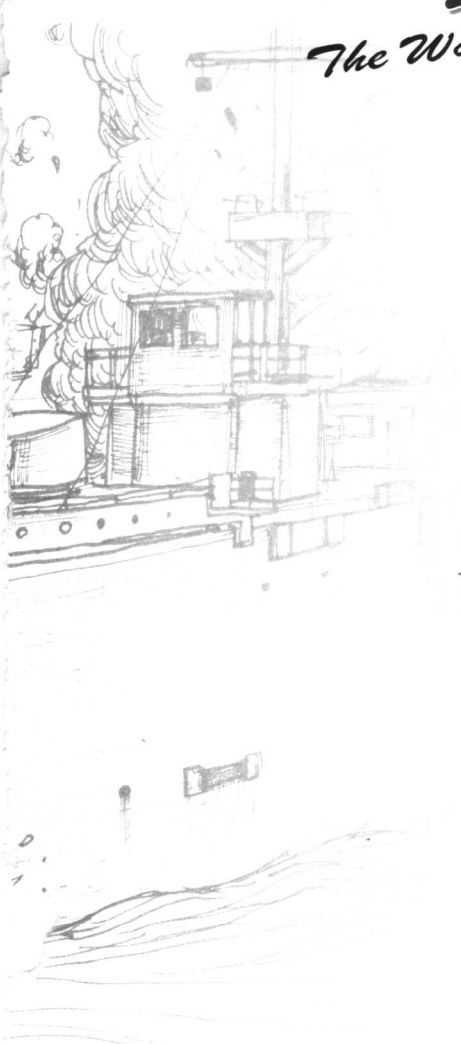
星际大战

The War of the Worlds

(英) H. G. 威尔斯 著

丁 丁 译

郑 晨 插图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际大战/(英)H.G.威尔斯著;丁丁译.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
(宇宙人科幻系列)
ISBN 7-80697-457-1

I. 世... II. ①H... ②丁... III. 科学幻
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71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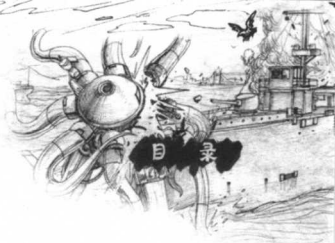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492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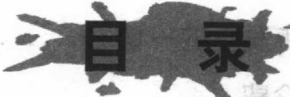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谢 芳 胡小跃
美术编辑: 李 萌 责任校对: 黄海燕
责任技编: 卢志贵 封面设计: 冯 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7
字数: 146千 印数: 1-6000册
定价: 13.6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82		以 窗	章一十第
86		又 强 幽 随 甜 雷 咏 依 咏 奇 随	章二十第
87		随 随 本 隔 控 数 并 忍 泉 廷	章三十第
88			章四十第
90		 里 菊	章五十第
90			章六十第
91		“ 号 童 雷 ”	章七十第

第一部 火星来了

第一章	战争前夕	2
第二章	陨 星	10
第三章	在霍塞尔公用地	15
第四章	圆筒打开了	19
第五章	热 线	24
第六章	乔布海姆路的热线	30
第七章	我是怎样回家的	33
第八章	星期五的晚上	38
第九章	战斗开始了	42
第十章	暴风雨中	50



第十一章	窗 边	58
第十二章	威布利治和雪培顿的毁灭	65
第十三章	我是怎样遇到副牧师的	79
第十四章	在伦敦	86
第十五章	萨里所发生的一切	99
第十六章	逃离伦敦	109
第十七章	“雷童号”	125

第二部 火星人占领下的地球

第一章	在地面	138
第二章	从废墟中看到的	147
第三章	在被囚禁的日子里	158
第四章	副牧师之死	164
第五章	寂 静	170
第六章	十五天的工作	174
第七章	普特尼山上的人	179
第八章	死寂的伦敦	199
第九章	劫 后	210
第十章	尾 声	217

第一部



The War of the Worlds

火星大战 第一章

火
星
人
来
了





第一章 战争前夕

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年，谁都不会相信：一种比人类更有智慧、但同样也会死亡的生命，正以锐利的目光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个世界；谁也不会相信，当人类为自己的事情忙忙碌碌的时候，有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我们，那种精密细致的程度，就像人们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一滴水，看那些倏忽即逝的生物在水中浮游、繁殖一样。人类踌躇满志地在这个地球上来来往往，为自己的琐事奔忙，悠然自信地以为自己能统领万物。显微镜下的那些纤毛虫有可能也在作如是想吧。谁也不曾想一想：宇宙中有些更古老的世界会成为威胁人类的根源；也没有谁在想过他们之后，就打消了那些古老空间世界不可能、或不大可能存在生命这类念头。回想过去的某些思维习惯，真是不可思议。地球上的人充其量想像火星上也许有另一种人类存在，也许他们要比人类低级，随时准备欢迎传教事业光临。然而越过茫茫太空，就有一些智慧的头脑，他们的智慧和我们的相比，就像我们的智慧跟灭亡的野兽相比一样。这些智者人数众多，冷酷并且毫无怜悯之心，他们正在以嫉妒的眼睛注视着地球，缓慢地、却是稳打稳扎地制定着对付我们的计划。于是 20 世纪初，人类的幻灭来临了。

我不必提醒读者，火星是以平均 1.4 亿英里的距离围绕



太阳运转的，它从太阳接受的光和热仅仅相当于地球所接受的一半。如果星云说的假设有一定真理的话，火星的年龄一定要比我们这个星球古老；在地球结束融化状态之前很久，火星表面的生命就肯定开始了它的进化过程。火星的体积几乎不到地球的七分之一——这一事实，使得火星加速冷却到生命能够起源的温度。它有空气，有水，以及所有支持生命存在所必需的一切。但是人类竟是这样的自负，而自负又将他们变得这样的盲目。直到19世纪末，还没有一个作家就智慧生命会在距地球十分遥远的地方形成发表任何看法。人们普遍都不明白：因为火星比我们的地球古老，其表面积还不到地球的四分之一，而且离太阳也更遥远，所以火星上生命起始的时间不仅更早，而且离生命的终点也更近了。永恒的冷却迟早会在地球上发生，而我们的邻居火星确实已经变得很冷了。火星的自然条件对我们来说多半还是个谜，但现在我们知道，即便在它的赤道附近，其中午的气温也刚好相当于我们地球最寒冷的冬季温度。火星的空气比我们地球的稀薄得多，其海洋面积也已缩减到只能覆盖火星表面的三分之一，随着季节更替的变缓，大面积的山顶积雪在南北两极积聚和消融着，定期淹没火星上的温带地区。山穷水竭的末日对我们地球来说，依旧遥远得匪夷所思，可是对火星的居民来说，却已成为近在眼前的危险。这种燃眉之急激活了火星人的智慧，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也硬化了他们的心肠。火星用我们难以想像的仪器和智能眺望着星空，他们发现，在面向太阳仅仅3500万英里的最近距离，有一颗希



望的晨星，那就是我们这个较为温暖的星球。它植被青青，海水昏昏，大气中云翻雾涌，足见其丰腴肥沃。透过飘浮的云絮，他们瞥见了人烟稠密的广袤原野和船帆如织的海洋。

而人类呢，我们这些栖息在地球上的生物，与火星入相比，其差别与低劣程度，至少就像猿猴和狐猴同我们人类相比一样。人的智慧已经认识到，生命就是不断的生存竞争，火星入似乎也有着同样的信念。他们的世界早已开始冷却，而我们的星球却依然生机充沛，不过在他们看来，地球上攒动着的只是一些低级生物。的确，朝着太阳方向发动一场战争，是他们逃脱毁灭的唯一出路，这毁灭正一代接一代地向他们偷偷袭来。

不过，在我们对火星入作过于苛刻的评价之前，我们必须记住：人类曾经制造过多么残酷、多么彻底的毁灭，不仅仅是消灭了许多动物，比如美洲野牛和渡渡鸟，而且还消灭了自己的很多低等种族。尽管塔斯梅尼亚人跟我们是相同的人，但来自欧洲的移民在 15 年的歼灭战中就将他们全部消灭光了。临到火星入以同样的勇气发动战争时，难道我们就能充当悲悯的使徒而对他们加以抱怨吗？

火星入似乎非常精确地计算出了自己的降落——很显然，他们的数学水平远远超过我们——并且，他们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做好了各项准备。如果设备许可的话，我们可能在 19 世纪早些时候就看到了日益积聚的灾难。像夏柏雷利这些人就观察到了那颗红色行星，他们在地图上清楚地标记了一些波动的光斑，但对这种波动的征象却没能做出解释。顺带说一句，千百年以来，火星一直被看作战神之星，这一点真是奇

怪。整个这段时间里，火星肯定一直在做着战斗准备。

1894年的冲期^①，人们在火星闪光的部分看见了一道强光，最早是利克天文台发现的，随后尼斯的彼洛丁，再随后其他的观测者都看到了。英国的读者最初是在8月2日的《自然杂志》上读到这个消息的。我倾向于认为这道强光是由火星上的巨型大炮发射出来的，这大炮安放在火星上巨大的深坑中，炮弹就是从那里朝我们射来的。在其后的两个冲期，在那个发射点附近，又出现了奇怪的光点，这些光点至今无法解释。

6年前爆发了一场大风暴。当火星接近冲位时，爪哇岛上的劳威尔向天文总台发了电报，他颤抖着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火星上猛烈地喷射出一团炽热的气体。事情发生在12日临近午夜时分。当时拉维勒立刻使用了分光镜。他通过分光镜看到一大团燃烧着的气体——主要是氢气，正以极大的速率朝地球移动。大约12点一刻以后，这团火焰就看不见了。他将这一突然而剧烈地从火星上迸发出的奇观比作“炮筒中射出的火焰”。

事实上这是个独一无二的确切比喻。然而第二天，除了《每日电讯》上有一则短讯外，其他报纸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整个世界对于这个威胁人类的弥天大难竟然一无所知。要不是遇上了奥特肖的著名天文学家奥吉尔维，我也不可能得知这次大爆发。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兴奋之余，立

① 冲：天文学名词，指两个天体出现在天空的相反方向，行星冲日时，它离地球最近。本书注释均为译注，不一一注明。



即邀请我当晚跟他一起去天文台对这颗红色星球做一番仔细观察。

尽管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晚在天文台守夜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黑黢黢、静悄悄的天文台，屋角的罩灯在地板上投下微弱的光线，望远镜上的钟表均匀地嘀嗒作响，屋顶上一条小狭缝——那是一道长方形的深邃的天河，星云从这里飞驰而过。奥吉尔维走来走去的，虽然看不到人影，却听得见他的声音。透过望远镜，可看到一个深蓝色的圆圈，一个小小的圆圆的行星在视野里浮游。它看上去是那么一个小不点，那么亮，那么小，还那么安静，上面有模糊的横条纹，而且稍微有些扁圆。然而它那么小，银光微温，简直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别针头！它似乎在颤动，但实际上是钟表的运动引起了望远镜的振动，钟表装置将那颗行星锁定在视野里。

当我观测这颗星时，只见它好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远，一会儿近的，不过这只是我的视觉疲劳而已。它离我们4000万英里——4000多万英里的空间啊。很少有人理解这个空间的浩渺无边。在这里，物质宇宙如尘埃般飘浮着。

我记得，在这颗星附近，有三个微弱的光点，三个肉眼看不见的、无限遥远的星星，周围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暗空间。你应该知道在一片冰冷如霜的星空，黑暗看上去是怎样一种情景。在望远镜里看去则更加深邃渺远。而且，他们将要向我们发射的那个“东西”我无法看到。因为它们太小，离我们太远了。而它们正穿过浩瀚无垠的太空，以一分钟数千英里的速度，迅速而稳定地向我们飞来，离我们越来越近。这种“东西”将给地球带来无数的战争、灾祸和死亡。当我观



测它时，却万万没想到这一点，地球上也没有谁会想到这个准确无误的发射物。

那天晚上，那颗遥远的星球上又发生了一次气体喷射。我亲眼看见的。当精密计时器敲午夜12点时，只见火星的边缘闪出一道红光，星体轮廓稍稍凸出了一点点。我把情况告诉了奥吉尔维，随后他接替了我。那是个温暖的夜晚，我有些口渴，于是笨拙地伸了伸腿，在黑暗中摸索着向放着苏打水瓶的小桌边走去，这时只听得奥吉尔维一声惊叫：他看见了一道气体朝地球涌来。

那天晚上，发自火星的另一场看不见的喷射，开始了向地球的征程。正好是在第一次喷射过后24小时多一秒钟左右。我还记得当时一片黑暗中我坐在桌子旁的情景，绿色和深红色的光点在眼前闪过。我很想点火抽根烟，没怎么思考我所看到的那些微小光点的意义，也没想过不久的将来它要给我带来的一切。奥吉尔维一直观察到1点钟才作罢，随后我们点上灯笼朝他家走去。山下，奥特肖和切特西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数百个居民都已安然入睡。

那天夜里，他对火星上的情况思索良多，并且还嘲笑了那些认为火星上有人、他们正在向我们发信号的俗见。他认为那个星球上可能正在下一场泼天的流星雨，要不就是发生了猛烈的火山爆发。他向我指出，在两颗相邻的星球上，生物进化要做到方向一致是多么的不可能。

“火星上存在类人事物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他说。

那天晚上，好几百个人都观察到了那道火光，第二天的午夜、第三天夜里以及随后的10个晚上都看到了，每次都有



一道火光。为什么 10 天之后又停止了爆发呢？地球上没有人试图去解释这一点。也许是大量的火焰气体给火星带来了不利。用高倍望远镜可以看到的浓密的烟尘云团，就像灰色的、波动的小块状物一样，在火星清澈的大气层里飘散开来，模糊了人们较为熟悉的外表特征。

这一骚动甚至使得各家报纸也终于惊醒过来，这儿那儿，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有关火星上火山爆发的泛泛之谈。我记得，亦庄亦谐的杂志《笨拙》还恰到好处地用它来作政治卡通的题材。而料想不到的是，那些火星朝地球发射来的武器，正以每秒钟几英里的速度飞跃广袤的空间大洋，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地离我们越来越近。现在看来，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在命运的危急关头，人们竟然还像往常那样为身边的琐事奔波着。我还记得当马克汉姆得到一幅新的火星照片时那种乐滋滋的样子，因为它可用作当时他所编辑的报纸插图。后世的人很难想像我们 19 世纪报业的丰富性和进取心。而我自己呢，当时正一心学骑自行车，并忙于撰写一系列文章，讨论道德观随文明进步而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一天夜里（这时第一个由火星发射的武器离我们可能不到 1000 万英里），我和妻子一起出去散步。夜空星光闪闪，我给她解释十二宫图，又指给她看火星，一个爬向天顶的亮亮的小光点，许许多多的望远镜正对准这颗星球。那是个很温暖的夜晚。回家的路上，一群从切特西或爱尔渥斯回来的游人唱着歌，奏着乐曲从我们身边经过。居民们正准备上床睡觉，房子的上层窗户都还有灯光。远处的火车站传来火车的转轨声、铃声以及轰鸣声，因为距离远，听起来十分柔和，竟

像美妙的曲子一般。妻子指给我看那些挂在架子上的信号灯，有红色、绿色和黄色的，灯光映衬着天幕，十分明亮。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全，那么静谧。



第二章 陨 星

接着，陨星坠落的第一夜来临。那天凌晨，只见大气层中一道火光冲过温彻斯特向东驰去。肯定有好几百人看到了它，并且把它当作了普通的流星。阿尔宾描述道：它在身后留下了一条绿色的尾巴，尾巴的光亮还保持了几秒钟。我们最权威的星象学家邓宁则说，它第一次出现时，高度大约在90至100英里，在他看来，陨星大概落在他的东面约100英里的地面上。

当时我在家里，正在书房里写作；虽然我的落地窗面向奥特肖，而且窗帘是拉开着的（那些日子里我喜欢仰望星空），但我却没有看到这颗陨星。这一最奇怪的天外来物一定是在我端坐案前时落到了地上，否则当它经过时，只要我一抬头，肯定就能看见它的。有些看见它的人说，它经天而行时发出咝咝的响声。可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在柏克夏尔、休丽和米德赛克斯的许多人都看到了陨星降落，不过他们最多认为它是另一颗普通的陨星而已。似乎没有谁费力去寻找那天晚上从天而降的那团东西。

但是可怜的奥吉尔维看见了这颗流星，他断定这块陨石就落在霍塞尔、奥特夏和沃金之间的公用地的某个地方。他想要找到这块陨石，于是一大清早就起身了。天亮不久，他

发现了它。就在离沙坑不远的地方。只见地面被这个抛射物撞出一个巨大的坑，沙砾被猛地抛向四面八方，覆盖在石南丛生的荒原，形成一个个沙堆，这些沙堆一英里半以外都看得见。石南丛着了火，火势向东蔓延，一缕细细的青烟在晓色中袅袅升起。

那个“东西”几乎全给埋在沙土里，四周尽是冷杉树碎片，那是它在降落时砸碎的。它暴露在外的一部分外表好像一个巨大的圆筒，通体结了痂，不过由于被一层厚厚的暗褐色鳞状外壳包着，其轮廓也还柔和。它的直径约摸有30码。他走近这个物体，对它的体积大为吃惊，而更让他惊讶的是它的形状，因为大部分陨星多多少少都是圆形。不过，由于这圆筒刚刚从大气层飞来，仍然热气很大，使得他无法靠近。圆筒里面发出吵吵闹闹的声音，奥吉尔维认为这是由它的表面





冷却不均造成的，那时他根本没想到这个圆筒可能是空的。

他就这么站在这个“东西”砸出的大坑边，盯着它那怪异的外表，它那不同寻常的形状和颜色使他尤为惊讶。甚至那时候他还隐约感悟到，这个东西的光临有某种阴谋的征象。清晨出奇的宁静，太阳刚刚照在威布利治附近的松树上，就已经暖洋洋的了。他记不清那天早上是否听到了鸟鸣，但肯定没有一丝微风，唯一听到的是圆筒里传来的微弱的动响。只有他一个人站在这块公地上。

忽然他惊奇地发现，一些灰色的渣块，也就是覆盖着陨星表面的灰壳，正从圆筒顶端的边缘剥落，成片成片地哗啦啦落在沙地上。突然，一大块灰皮落了下来，掉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把他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里。

他一时间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它热气逼人，他还是下到坑底，来到那个庞然大物跟前，想把它看得更清楚些。甚至当时他还在想，也许是物体本身的冷却造成了熔灰的剥落。可是掉灰的仅仅只是圆筒的顶端啊，这一事实又动摇了他的看法。

随后他慢慢发觉到，这个圆筒的圆顶正在旋转。它一点一点地转，速度好慢。他能看出这一点多亏他注意到那个黑色标记，5分钟之前这标记本是靠近他的，现在却移到了圆周的另一端。即使这时候，他依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他听见了闷闷的嘎嘎声，并且看见那个黑色的标记向前猛地移动了一英寸左右，他才霍然醒悟。那个圆筒是人造的——是空的，一端是可以拧开的！里面有什么东西正在旋开顶部哩！